

寄夜者*

玄者成鱼

2009

1

作为人的一生中，我只见过他一次。

黄昏的地平线，淡得如同一抹铅笔印迹，他就从那条远远的，朦胧的一抹铅黄中飞奔而来。他骑着一匹奇怪的马，速度如风，霎时间从我身边一掠而过，然后，消失无踪。

再然后，黑夜宛如一朵迟钝的花，慢慢地，慢慢地，绽开来，潮湿孤寂的芳香渐渐笼罩了整个世界。

城市的霓虹亮了，整片星空被搬到了地上，流

*Click to View:<https://web.archive.org/web/20221123022517/https://www.douban.com/note/809884868/?i=9170024d7R2Q8h>

光溢彩。

虽然只是一瞬间，我却看清了他裹在黑色风衣里的脸。那张脸轮廓那么分明，感觉却又那么虚空，仿佛只是一股云烟，一抹水汽，悄然地，不动声色地，包裹住我的心。

一股清泉从我的心中破土而出，汨汨涌流。

我决定去找他。一无所有，两手空空地去找他。天涯海角，海枯石烂。

2

八岁那年，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毁掉了我住的村庄，也毁掉了我那本来就清贫破败，摇摇欲坠的家。父母亲争吵打闹了一辈子，却也在那场滚滚洪流中，无声无息地死去。我再也没有亲人朋友。乡里的干部要送我去孤儿院，他们并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。他们也许觉得一个八岁的孩子，什么也不会懂。

但是我懂得的。在父母年年无休的打骂争吵中

，我早已成了一个早熟的孩子。我知道，那个叫做孤儿院的地方，苍白阴冷，无数双孱弱而恐惧的眼睛死死盯住彼此。他们互相竞争着活下去，如杂草般自生自灭。这种生活，太过残酷。

我便逃走。我永远记得那一夜的月亮，白得像野兽阴森森的獠牙，狰狞地在我的身上撕咬。我却什么也顾不得，拼了命地向山上跑。我知道，翻过那座坟山，再跑过那座铁桥，天亮之前，就可以到达另一个小镇，那个小镇，对于我，是另一个世界。

就这样，我开始了乞讨流浪的生活，也从此开始了永不停歇的行走。从一个小镇到另一个城市，从一座高山到另一条河流，从一片森林到另一片田野。我并不乞讨钱，只要食物，在饿了的时候。我也并不觉得疲倦，只是不再相信什么，在看过了太多的贫穷、冷漠、欺诈和人与人之间的争斗之后。

我唯一称得上喜欢的事物，也许只有黑夜。夜晚散发出来的潮湿而孤寂的芳香，宛如一张轻柔的羽毛被，覆盖了所有的肮脏丑陋，才能让我更快更稳的

行走。

在这无休无止的行走中，八年的时光，如一把锋利的小刀，轻轻划过我逐渐粗糙的皮肤，血悄悄地流出来，我就长大了。

如果，不是遇到他。也许我会继续走下去，漫无目的地，无牵无挂，一直到双脚溃烂，默默死去。

世界上，不过少了一个乞丐而已。

可是，当我见过他一面之后，原本空茫一片的前方，仿佛“啪”的亮起了一盏指路明灯。生活被赋予了某种意义，虽然我并不清楚，等待着我的，将会是什么。

我决定去找他。一无所有，两手空空地去找他

3

深浓的夜色中，我穿过一座灯火辉煌的城市，

街角那个瘦小的女人突然叫住我。她有一双奇怪的蓝色眼睛，一直看到我的心里去。

“小姑娘，你的灵魂被收走了。”她穿着大得滑稽的黑袍，手里玩弄着一个晶莹剔透的水晶球。

我不想理她，继续向前走。

“你是否遇到过一个骑飞马的黑衣人？”她的声音传得很远，周围安静下来，我这才发现这座城市变得如此的空旷。

“你是谁？”我有些害怕，但却不愿示弱地问到。

“我只是一个无名的占卜师而已，与这个世界上潜伏的千千万万个占卜师一样。但是你，从那一刻起，就已经与众不同了。”

她高高举起那个水晶球，一瞬间，千万道银色的光束射下来，刺得我睁不开眼睛。就在那一刻，我

听见一个男人的声音，沉稳又清澈，哗哗如水流般涌进我的耳朵：“我是寄夜者 3008 号，从现在起，你就是我的接班人。”

而当我从人的躯壳中破茧而出时，我看见他，苦苦寻找的他，站在我的面前。

轮廓分明的脸庞，深不见底的眼睛，黑色的袍，苍白的手，一把银色的斧头。

这就是他，全部的他，完完整整的他。只是，为什么，如此真实，却又像是幻梦一场。

“我是寄夜者 3008 号，也是你的训练师，如果愿意，你也可以叫我挥夜。”他的声音像是一个金属球，冷冷地悬在空中。

“为什么是我？”我问了一个很傻的问题。

他却笑了，那笑容那么远：“每一个被选中的

寄夜者，都会问这个问题。”

“你还没有回答我。”我任性地不肯放过他。

“因为你看见了我。你是第一个看见我的人。寄夜者必须将第一个看见自己的人培养成新的寄夜者。”他说得很快，仿佛在逃避着什么，眼睛里笼罩着一层若有若无的光芒。

“为什么我会第一个看见你？”我固执地，一问到底。

他望着我，深潭般沉郁的眼睛里像藏着无尽的秘密，我倔强地与他对视。许久，他微不可觉的叹了口气：“也许因为你的心里埋着一种东西叫做爱。”

爱？那是什么？过往画面如乱云般纷繁扫过眼睛：父母亲因狂怒而扭曲的脸、毁天灭地的洪水、人们无尽的嘲笑和鄙夷，喧杂而空虚的都市里孤独行走的双脚……我下意识捂上自己的心口，却只感觉到一

片冰凉：我怎么会有“爱”那种东西？

我的问题，他不答，他只说：“以后你就会懂。”

繁星满天，风把我的身子吹得像要飞起来一样。他仰头看天，我仰头看他。就在那一刻，我闻到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潮湿孤寂的芳香，如同我经历过的每一个漫漫长夜一样。

4

从此，我就正式成为了寄夜者。

寄夜者的工作，是在每一天，把深不可测的黑夜，按时送达人间。就像人类的邮差一样，只不过，他们送出的，是满满的信件与祝福，而我们送出的，是漫漫的黑暗与寂静。

“岂不是很容易？”在我的想象中，只需要像他一样，骑着追夜马，载着一箱黑夜，飞奔到入夜口

，再把黑夜放出来就行了。

“可是，在那之前，我们还需要去黑夜森林砍倒黑夜树，在火焰池中把黑夜树融制成夜浆，再倒入催化箱里熬上6个小时才行。”我们站在高入云霄的飞羽山上，他一指东方，说，“那就是黑夜森林。”

我睁大眼睛一看，不禁倒吸一口冷气。

传说中的黑夜森林，就是在这么高的地方看去，也无边无际的广大。他告诉我，森林里齐刷刷生长的，全是一团漆黑的黑夜树。它们如同成千上万被施了魔咒的远古武士，死一般静默地立在那里。它们的树干是黑的，树枝是黑的，叶子也是黑的。要不是每一片叶子的边缘闪着些幽蓝的光，我们根本看不到它们。而就是这一点幽蓝的光，也只有作为寄夜者的我们才能够感应。

“我们怎么能去那么远的地方？”我话音刚落，一匹追夜马就载着我们，浮光掠影般，转瞬到达了

那里。

从那天起，他开始教我如何使用银斧砍倒黑夜树，教我如何在火焰池中融制夜浆，带我去入夜口放飞黑夜。在他的悉心教导下，我对于整个工作渐渐地熟悉起来。

在工作的时候，在休息的时候，我总是偷偷看他。

他很少说话，很少笑，习惯性沉默，但却那么恰到好处地教会我一切。他的眼睛就如同黑夜那么深，看我的时候如同黑洞，将我的所有期盼与幻想都吸食干净。

只有一次，当我们骑着追夜马掠过一座城市的上空时，他突然减缓了速度，低下头。我顺着他的目光透过莲花般的云层看下去，看到一群小学生蹦蹦跳跳地走出校园。围在学校门口的家长立刻涌过来，各自牵起了自己的孩子回家。远处，华灯初上，车水马龙，行人匆匆；再远处，万家灯火次第亮起，饭香袅袅，似乎能飘至云上。那一刻，我惊异地发现他的脸

上浮现出一朵橙色的笑意，那种表情，在我有限的人的记忆里，应该有个好听的名字，叫做温柔，又或者叫做欣慰。

类似这样的表情，后来在他的脸上还出现过几次，我渐渐看出了端倪。他凝望的，总是人世间一些温情脉脉的场景，又或者，是那些场景中的某一特定对象。有时，是一个人；有时，是一只猫；有时，只是一棵树。

我却不明白。

我不明白年轻父母的手有多温暖，饭厅里的灯光有多明亮；我不明白一只猫的毛发有多柔软，一棵树的躯干有多强壮；我不明白那个小女孩的笑脸，为什么值得他一看再看？

我的问题，他不答，他总是说：“以后你就会懂。”

以后，是多久以后？以后的每一天，我们依旧如常地放飞着黑夜，那是我最喜欢的一项程序。

入夜口如同人间仙境，野花满地，山泉涌流。在我们到来之前，这里永远不会是黑夜，阳光总是那么郁郁葱葱。而当我们小心翼翼地打开催化箱时，一朵一朵黑玛瑙似的夜就如同烟花一般“嗖嗖”窜上明亮的天空，然后缓慢的绽开。她们如舞裙般一层一层开放，一片一片散落。天空慢慢被弥漫的黑夜所覆盖，太阳在奋力挣扎中，吐出最后一缕金色的余晖，然后，这一缕余晖也被黑暗逐渐融化，化为一个绚烂的梦。

世界一下子静下来，只有风，还不知疲倦地轻柔地吹着。星子们一个个蹦出云层，惊奇又调皮地望着我们。

在这个时候，我的心是醉的。我从来没有过如此美妙的经历。而让我经历这一切的，是他。

他却总是沉默，背靠着一棵大树坐着，头发垂下来，看不清神情。

“你看，师父，多美啊，多奇妙啊！”我兴高采烈地招呼他，坚持叫他师父。

“看过几千年了。”他淡淡地说，“也就倦了

一只巨大的黑鸟，扇着羽翼呼啸着从我们头顶飞过。时间仿佛静止，我们都化为岩石。

我也在他身边坐下来，他身上那种潮湿而孤寂的气息再一次扑面而来，将我卷进一个难逃的漩涡。

我突然想起第一次看到他时的样子。在十六岁那年，渺茫的地平线，他就从那远远的，朦胧的一抹铅黄中飞奔而来。他骑着一匹奇怪的马，速度如风，霎时间从我身边一掠而过，然后，消失无踪。

遇见他时，我才十六岁。从此脱离人的身体，从此不会老去。我突然恨自己，这相遇为什么不晚一

点？晚上几年，也许我的话不会那么孩子气，我的面容不会那么稚嫩。也许我会更通人事，更懂道理。也许我会更好的明白，他所留恋的美好尘世与我历经的冷酷世界究竟有何不同，他当初所说的那个“爱”，到底是什么。

也许不应该想那么多的。此刻，能和他坐在一棵树下看黑夜绽放、弥漫，听遥远城市里传来的海潮一样的阵阵喧嚣。

拥有这一刻，我已经无比满足。

6

砍倒黑夜树是最困难的工作。黑夜树太大太高，要砍倒一棵，常常让我力不从心。

看我默默地握着银斧站在树前不动，他就会来帮我，他挥舞银斧的姿势如一个不羁的剑客：潇洒、有力，带丝丝的落寞。手起斧落，三下两下，一棵巨

大的黑夜树就应声而倒。

但是，也有不那么顺利的时候，当黑夜树已经成精，就是他，有时也无法砍倒。在一次砍伐中，我看到他右手虎口震出淡蓝色的液体，我知道他“流血”了，便下意识地急忙上前去，想要拉住他的手。

这一拉，却是空的，这空洞，如一个不见底的冰洞，让我全身冰凉，瑟瑟发抖。

他看了我一眼，轻轻用左手悬抚伤口，一道银光浮动起来，很快，伤口恢复如初。

“师父……”我几乎无法说话，“为什么，为什么我……”

“因为我们只是虚空。”他很快打断我的话，“我们不是实体。”

我如遭雷击。

我终于明白，为什么他，活生生站在我面前的

他，也如海市蜃楼般遥远而不可触及。原来我们都只是虚空，什么也不是。

我突然想流泪，却悲哀地发现，泪也是没有的

“我们只是无法触及彼此。对于这个世界、对于自己，我们还是能够感知的。”他看出我的恐惧与痛苦，淡淡地安慰我。

那又有什么用呢？我悲哀的想，他对于我来说，原来只是梦一场。连触摸，都如风。

但好处很快被我发现了。

那一天，我从黑夜森林伐树回来，见到他在黑雪洞里休息。他沉睡的面容，如一块黑色的水晶石，散发着柔和的光泽。他看不见我，我便可以用尽全部的勇气，给他一个吻。

是的，就如母亲落在女儿额头的晚安吻，朋友们落在对方面颊的见面吻，恋人们落在彼此嘴唇上的

亲吻。我花了好久的时间，从人类那里学习来的。这吻，虚无缥缈。如朝露刹那蒸发于第一缕阳光，但却美好、纯净，似最最珍贵的礼物。

那一瞬间，万千暖流涌上我的四肢百骸，每一缕发丝，每一寸肌肤，每一块骨骼，仿佛都迎来了春暖花开。

我如醍醐灌顶，幡然醒悟，这种感觉，就是所谓的爱吗？

7

时间一天天过去，转眼已是百年。我对寄夜者的工作已经驾轻就熟，不再需要他的指导。

他于是常常消失。他消失得那么彻底，连一天之内要跑遍天涯海角的我，也找不到。

每次回到黑夜森林，他那双深邃眼睛里，总会多一份沉甸甸的东西。经历了一百年的时光，我早已

经洞察世事。我知道，有什么事情将要发生了。

我等待着。

他沉默着回到黑雪洞穴里休息。我整晚整晚在黑夜里森林里砍树。

一夜，就又这样过去。

他终于开口。那一天，他破天荒地和我一起去放飞黑夜。我们并肩站在入夜口那棵大树下，等待黑夜降临。

黑夜在我们头顶，如颜料融水般迅速蔓延。他仰面，压低声音说：“十天之后，我就要走了。”

“走？”我吃了一惊，“去哪里？”

“我的任务已经完成。你已经成为了合格的寄夜者，十天之后，你将正式接替我的工作。从此，我不需要出现了。”他低低的声音如从屋檐滴落的雨

水，让人莫名伤感。

“那？你要到哪里去。”我尽量克制着自己的情绪，平静地问。

他突然低头，很深很深地看了我一眼。那目光中，似乎有千言万语，迎过去，却什么也没有。

他说，轻描淡写地说：“灰飞烟灭，化为黑夜

“不！”我失控地大喊起来，“怎么会这样？不可能！结局怎么会这样？”

“这就是寄夜者的结局。也是……我们最后的责任。”

我一下子呆住，徒劳地扯住他黑色的袍，似乎一松手，他就会随风而逝：“不！你还有很多东西没有教会我！没有你，我成不了合格的寄夜者！”

他轻轻移开目光，望着远方无尽的黑蓝交叠：

“还记得你第一次问过的那个问题吗？”

为什么会选中我？

“我知道在成为寄夜者之前，你受过很多苦。曾经我也像你一样的认为，这世界弱肉强食，充满了血腥和不堪。但后来我渐渐发现，并不是这样的。早晨的天空会很蓝，午后的阳光落下来会有牛羊在山坡吃草，日暮了大桥上则有很多人牵手散步，妻子会为晚归的丈夫留一碗热气腾腾的汤，小孩子在灯下咬笔头，一转身却仍然笑得无忧无虑。地下通道里会有人唱轻柔的歌，公交车上会有人起身为老人让座，捐款箱里的钱数会日益增多……所以……我开始喜欢上了它，因为，只有在这个世界里，春天会开花，冬天会落雪，四季会轮回，日月会争辉……”他从来没有说过这么多话，此时竟微微闭眼，嘴角勾起一丝微笑，似乎在回味什么。

我的心，颤了一下。

他蓦地睁开眼睛，炯炯望着我，第一次，那眼

里不再只有无尽的黑，他认真地开口道：“只有心中埋藏大爱的人，才有机会被选为寄夜者。这份爱，能帮我们化解夜晚的黑暗与寒冷，能助我们抵御千年的茫茫孤寂。有了它，我们才能守护人世间的美好与幸福，才能守护心中最重要的人和物。你既然能第一个见到我，说明你的心里，有着爱的潜能，而现在，它已经发挥作用了。相信我，你会成为一名非常优秀的寄夜者。”他伸出手，缓缓靠近我的心口，我明明知道他永远触不到我，却仍感觉心脏跳得那么快、那么有力，一簇火苗窜上心头，凝固的冰层在“咔嚓”断裂、融化。我甚至能够感觉到眼泪流下来。

爱是什么？

爱是一刹那的动心，也是千百年的守护。

8

他请求我守护那个小女孩。

从来没有请求我做任何事的他，请求我照顾她

。我终于知道，他甘心承担夜复一夜永无休止的枯燥工作，一开始，是为了他的妹妹。千年之前，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，我根本无法想象，我只知道战火纷飞中，他们相依为命，直到一颗子弹结束了他的生命。他阴错阳差的成为了寄夜者，从此不老，从此远远看护着她。六道轮回，生生世世，从未间断。无论她投胎成人，变成一只灵巧的猫，还是成为一棵开花的树，他永远都是她的守护天使。

“请你替我守护她。我，已经做不到了。”当他说出这个请求时，那一贯平淡的语气中，竟然也透出深深的哀凉。

我无言。

那一夜，月光如雪，我却又一次感到月光白得像野兽阴森森的獠牙，狰狞地在我的身上撕咬。我痛得再也说不出话来，只能重重地点了点头。

他转身离去，这最后十天，他要静坐在黑雪洞

穴里，等待死亡的到来。

他离我远去，他的目光却还投向那更远的地方。我知道，那里，是他无比眷恋的美好尘世，那里，有他心心念护的唯一亲人。我知道，他舍不得。

而我有什么呢？如果不是他，我将永远怀着厌恶漫无目的地行走于泥泞之中，我将永远看不到这个冰冷的世界还有温情的另一面。可是，当我刚刚学会如何去爱的时候，想要去爱的时候，这个教会我的人，却要永远的消失了。

我从来没有如此绝望过。

剩下几天，我毫无知觉，每天只是机械地重复着寄夜者的工作。我原以为，自己的灵魂也将随着那个残酷的事实死掉。直到，直到我发现了一本他留下来的《寄夜者守则》。

最后一条守则：寄夜者的接班人若在试用期间违反了寄夜者守则的任何一条，将灰飞烟灭，化为黑夜。原寄夜者继续工作，直到找到下一个接班人为止

第一条守则：寄夜者严禁将异物置入火焰池；

.....

我愿意代替他化为黑夜，我一直喜欢夜晚那潮湿而孤寂的芬芳，也许，成为其中的一份子，才是我最终的归宿。

而这样，也可以让他继续千年不变的守护，守护他的亲人，守护美好人间。

看到这些字的一刻，我已经知道了要如何去做

9

最后一天，我放飞了生命中最后一个黑夜。

我仰着头，牢牢盯着那些黑玛瑙般的花朵在天空中奋力的燃烧、弥漫。

最后一次，我看到在那片绽放的黑夜下，霓虹流光溢彩，如同整片熠熠星空被搬到了地上。他说得对，这一切，是多么美。

但我还是要闭上眼睛，走进黑夜森林，如同走进一片漆黑的海水。

海水囚禁了我，我没有呼吸，也没有泪水。

火焰池，是黑夜森林最中心所在，它焚烧的是那些生长了千百万年的黑夜树，但这一次，我将用它的火焰，焚烧我的生命与爱情。

我一步一步走下池子，嗜人火焰立刻将我紧紧包围，火光映红了我的眼，我慢慢转过身去，看到东方最后一缕的淡蓝被黑色吞没，恍惚中，仿佛又看到了他骑着追夜马，从那远远的，朦胧的一抹铅黄中飞奔而来。

那一天，我十六岁。再回首，却已是百年，

他越来越近，我又一次看清了他裹在黑色风衣里脸。那张脸轮廓那么分明，感觉却又那么虚空，仿佛只是一股云烟，一抹水汽，悄然地，不动声色地，包裹住我的心。

一股清泉应该从我的心中破土而出，汨汨涌流

只是，我再也没有了感觉。我就在这越来越旺的火光中渐渐化为了这黑夜，这漫天的尘埃，这冰凉的泡沫。

最后一瞬间，他从我身边一掠而过，我想我再来不及告诉他：我懂了。爱是牺牲，也是成全。